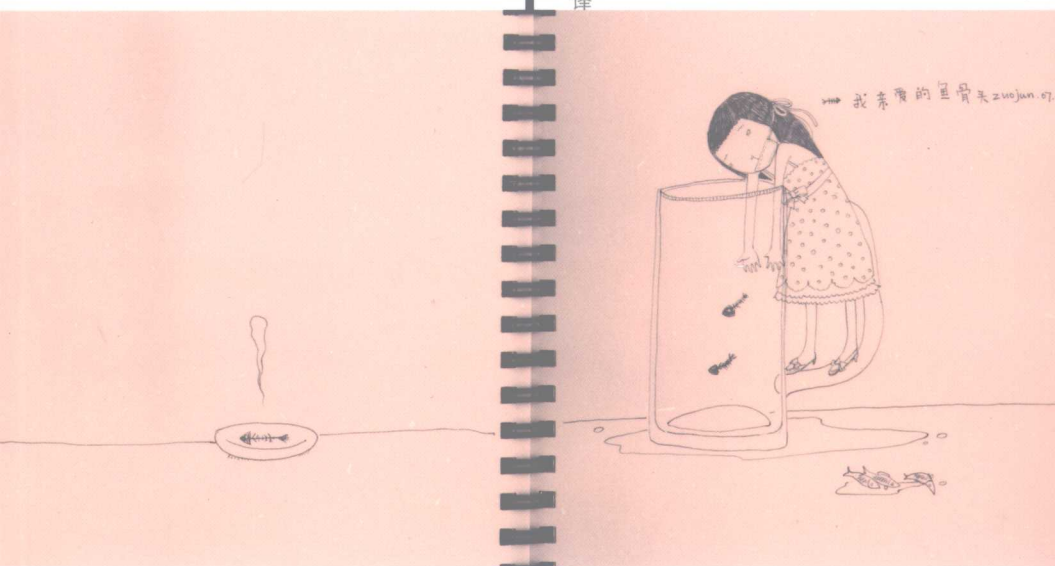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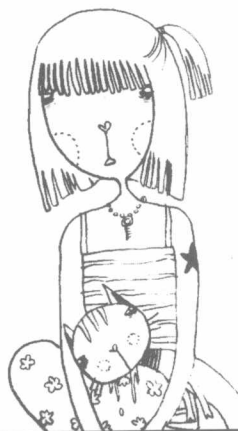


遇见可爱男生

「美」迪娜·凯泽斯著 杨蔚昀译



〔美〕迪娜·凯泽斯 著
杨蔚昀 译
遇见可爱男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见可爱男生/(美)凯泽斯著;杨蔚昀译. —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 2008. 1

ISBN 978-7-5426-2657-8

I. 遇… II. ①凯…②杨… III. 女性-情感-研究-美
国 IV. 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803 号

How to Meet Cute Boys

Copyright © 2003 Deanna kiz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遇见可爱男生

著 者/[美]迪娜·凯泽斯

译 者/杨蔚昀

责任编辑/戴俊

特邀编辑/吴文娟

装帧设计/左君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1/32

字 数/168 千字

印 张/8.25

ISBN 978-7-5426-2657-8/G · 874

定价:23.00 元

序
PROLOGUE

迄今为止，我们都听过彼得·潘的故事。你知道，潘到处飞翔，做他喜爱的事。后来他拜倒在一个名叫温迪的女儿的石榴裙下，开始整天出现在温迪的住处，并带着她踏上了奇幻的历险。直到有一天，温迪希望他像个成熟男人一样，她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结果潘怎么了？他像另外一个幼稚的男孩一样随着小炉匠的铃铛飞走了，温迪却留了下来。当然，潘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男孩遇到了女孩，女孩成为了女人，女人要求当初的男孩快快成长，而男孩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便选择了逃避。这种彼得·潘综合症——几乎每个我遇到的男人都有，但自从第一次听了这个使人深有感触的故事之后，我常常困惑和疑问的是：温迪在想什么？她怎么能允许自己的人生被那个穿着绿色紧身衣、拥有迷人眼神的男孩打扰？她怎么能为了这个男孩心神不宁甚至于和他发生关系？她难道不知道他只是一个男孩吗？

CHAPTER 1
第一章

琪琪刚来到我的公寓，并且怒气冲冲地一头闯进我狭小的浴室，当时我正在里面化妆。由于我把音响开得震耳欲聋，所以没有听见她的敲门声，她的突然出现几乎把我吓得半死。“不过”，我想，“还好她没有把自己的钥匙弄丢。”

“我可没有你漂亮。”我说着，并且很快地打量了一下她。像平时一样，琪琪看起来性感逼人，她把金发披散下来，牛仔裤恰到好处地紧贴在身上，她的嘴唇是诱人的玫红色。当然，她穿的一件黑色紧身套衫减弱了一点她那天生的妩媚（而琪琪认为黑色的套衫可以掩饰她的年龄）。还有，对了，她的眼睛有些轻微的浮肿，然而我只注意到这点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总之，我不得不说，她看上去很热辣。我对比着再看看镜子中的自己。与琪琪不同，我是那种人们称之为“漂亮”的类型。就说现在，尽管我正戴着塑造乳头形状的夹板，穿着松垮的短裤，拿着一盘甜食，人们还是会说：“真漂亮！”

我需要再涂点睫毛膏。

“本，你要知道你看起来令人疯狂！”琪琪看着我穿上一件大衣，说道。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哦，妈的！你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的天啊！”她猛地转身走出浴室，恼火地走向我的卧室。

几天前，琪琪和她的男友爱德华分手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和她的“租赁对象”爱德华分手了。租赁一个对象与出租一个对象（或者，但愿上帝允许我这么说，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对象）相反，是现在我们这些已过二十五岁的人中普遍的苦恼。你与这个男人约会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你没有和别人交往，他也没有和别人交往（至少你认为他没有），但是你并没有确定地称他为你的男朋友，因为他也并没有称你为他的女朋友。然后你们开始为了一些愚蠢的事争吵：比如到了周末，他可能一直挨到星期天才给你打电话，而当你告诉他你为此感到不安时，他可能会说一些像“从何时起星期天不算是周末了？”之类的话。

接下来你所能做的，就是进入“我认为我们必须谈谈”（这样的谈话通常都是以这几个非常熟悉的字眼开头的），结果在你甚至还不确定你们是否已经开始约会，他已经和你分手了。这使你开始追悔一些你从来不曾想到的问题，追问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比如“我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或者根本只字不提？”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是很关键的。整件事变成了一种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遗憾和胡思乱想。而这，对于我和琪琪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了。最后，我开始撰写一些关于男人是多么混账

的文章，她开始编辑一些关于男人是多么混账的文章，而《女性》——我们都为之工作的杂志，刊登这些关于男人是多么混账的文章，一百多万的女性阅读我们的关于男人是多么混账的文章，然而，我们这些女人还是会惊讶于男人是多么地混账。这无疑是一种问路于盲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六周气氛沉闷的约会后，琪琪的租赁对象接纳了“谈话”。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周末做了些情侣该做的事（把烧焦了的吞拿鱼当晚餐，一起去巴尼斯选购套衫，等等），他说一切变得太程式化了，从此便杳无音讯。

我听到衣柜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紧接着是一阵翻找东西的声音，衣架被摔得到处都是，鞋子被扔到地上发出哐哐声。我猜想琪琪正半裸着身子站在我的穿衣镜前，很可能是正在试穿我的一件上衣，也可能正将她那双八号尺寸脚拼命地往我的两只不同的鞋子里塞，想看看穿哪只会更好看。

“我看上去很胖。”她的声音透过音乐传来。

“对，你是真正的母牛。”我朝她回喊。

我走进厨房去为她调制一杯酒，一杯烈酒。我一把拿起那瓶在我 and 杰克分手后琪琪给我的超大瓶的酒——那里面只剩一点（我得承认我只对酒情有独钟），我仔细地在冰箱中搜索，想调一杯合适的酒，但我仅存的“货”只剩下轻怡可乐了。我还是决定将就一下，于是把可乐和酒在一个杯子里调匀。伏特加可以缓和她的情绪，而咖啡因可以使她保持清醒。

我听到从卧室传来她的咆哮，“我看上去像个彻底的失败

者！”随后便是一阵塑料和玻璃掉在地板上发出的巨响，那准是琪琪侵略到了堆满在我衣柜顶格的那些宣传人员发的样品。

“你太不正常了，琪琪，你该恢复一下了。”

“我讨厌我的衣服。”

我走进卧室，她已经将她的黑色紧身套衫脱下，换上了我的一件黑色套衫，她正在拽拉它。

“咳，你现在穿的是我的衣服，所以你大可以放轻松。”

我把酒递给她。

她叹了口气：“看看你，我真希望我的头发是深褐色的。”

“呃，深褐色只是金色的另一种。”

“我长得太高大了。”

“矮小看上去更壮。”我边说边单脚着地在房间里到处跳动，从各种东西中寻找我晚上用得着的东西，并把它们塞进我的手提包。

“太过分了！”她大声哭道，“你拥有完美的、仿佛挨饿的难民般的身材，而我看上去像只天杀的长颈鹿。”

只有琪琪可以把她五英尺八和34D的身材说得像一个噩梦。她差点使我相信瘦小并不完全是缺点——并坚持认为每样事物都是越小越迷人，比如一部手机、一只晚会手提包、一份茶点等。

“忍饥挨饿是一种新时尚，”我郑重地说，“我们这样读‘挨饿(wò)’。”

她仍然没有露出笑容，于是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你的身材确实有那么点儿像长颈鹿，但你拥有比别人更大的乳房。”

陈医生《散文》

琪琪终于笑了出来，她几口就把酒喝光，吃了一块冰块，敷了一下脸。她绿色的眼睛显出一个人下定决心时的神情。她拥有一份工作，并将投身于此，即使就这样了却余生也没有遗憾了。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因为我的车停得较远。在坐进去之前，我不得不整理一下她车里的一堆杂物，几张银行账单、一个破旧的胸罩、几听轻怡可乐、一本洛杉矶时间的日历的一部分和一包吃到一半的麦当劳薯条，这些薯条现在已经像塑料一样硬了。

琪琪看我试图整理那堆垃圾，说道：“本，歇歇吧，你要知道你只需把这些都扔到后座就行了。”

每次都是这样。

陈医生《散文》

陈医生《散文》

琪琪终于笑了出来，她几口就把酒喝光，吃了一块冰块，敷了一下脸。她绿色的眼睛显出一个人下定决心时的神情。她拥有一份工作，并将投身于此，即使就这样了却余生也没有遗憾了。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因为我的车停得较远。在坐进去之前，我不得不整理一下她车里的一堆杂物，几张银行账单、一个破旧的胸罩、几听轻怡可乐、一本洛杉矶时间的日历的一部分和一包吃到一半的麦当劳薯条，这些薯条现在已经像塑料一样硬了。

琪琪看我试图整理那堆垃圾，说道：“本，歇歇吧，你要知道你只需把这些都扔到后座就行了。”

每次都是这样。



是他或不是他？

本杰明·富兰克林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可以免费取奶，人们就不会买奶牛。”让我们坦率一点：“你经常把牛奶送人。”但是这种性开放所引发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是和一个你根本不清楚他是否真正是你男朋友的小伙子上床。你不能问，他也不说。这里，《女性》小测试可以帮助你确认你是否获得了女友的资格。

1. 你正在他家，电话响了，他：

- a 接起电话，和对方解释说 he 正和你在一起，然后挂上电话对你说：“斯派克和索菲娅问候你。”
- b 无所谓地任凭它一直响，他反正已经申请了语音信箱，所以你无法听到别的女孩子的留言。
- c 请你去接听，因为他正忙于制作一盘你最喜爱的美女和塞巴斯提安组合的歌曲合辑。

2. 你告诉他你怀疑你的一个“朋友”认为你是一个荡妇，他说：

- a “她怎么能认为你是个荡妇呢？我们已经在一起整整两个月了。”
- b “为什么不为此沾沾自喜呢？你刚刚又和谁约会调情了？”
- c “既然你提到了，我也正在为此疑惑，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让我把你的紧身短裤当帽子戴。”

3. 你们俩出席一场在豪华宾馆的泳池旁举行的聚会，当他的一个朋友走近时，他：

- a 并不向他的朋友介绍你，反而嘴里嘀咕着说他要单独去参观参观门厅里的现代家具。
- b 不用说太多，因为他的朋友已经见过你很多次了，并且他们戏谑地称你为他“永久的一部分”。
- c 向朋友介绍你然后你们一起计划下个周日晚上去一场朋克加摇滚的卡拉 OK。

4. 当你告诉他你想和他在周末一起去度假，他的脸色与下面哪幅图最相似：



5. 最后一次他看到你没化妆的样子是在：

- a 昨晚，你正在外面租碟片。
- b 当你第一次约会后早晨醒来时，当然如果你知道你会睡过头的话你一定会带上你的化妆包。
- c 是的，就刚才。

6. 如果你们去音像店，你们会：

- a 假装为了租哪部碟片而争吵
- b 发现最新的放松方法包括那次你们一起看电影，你们把家当成了真正的约会场所。
- c 直接选择色情片。

《女性》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不想请一些只会为了自我安慰而写一些干巴巴文章的所谓专家来点评，我们只告诉你我们是如何认为的，请按照指示为你自己打分。

1 a=2 b=1 c=3

2 a=3 b=2 c=1

3 a=1 b=3 c=2

4 a=3 b=2 c=1

5 a=3 b=2 c=1

6 a=1 b=3 c=2

6—9分

他不可能是你的男朋友，你们的关系纯粹是表面上的，你们总是试图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或者说，即使你们已经同居，你仍然总是保持妆容），这样做好的方面是：说明你们正迷恋着对方，这是二人关系中最美妙的部分——你们每次都穿戴整齐，一起出去吃饭，经常做爱。坏的方面是：你们也许注定了只是对方的性伴侣。我们的建议是（也许是坏建议）：保持约会，他可能会成为你的男朋友。

10—14分

你们正处于不温不火的关系，他会用一个周末的时间陪你出城，也许你们还一起遇到过一个姐妹，但是他会成为你的男友吗？或者说，你会不会在一个摇滚派对上偶然遇见他，而当时他的腿上正坐着某个玩音乐的小姐并且她正在他耳边窃窃私语？我们的建议是（也许是坏建议）：发起“谈话”，但是记住了，如果你告诉他你需要他的承诺或保证，他也许会大叫着奔出门，搬去博茨瓦纳，并且你再也得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15—18分

恭喜！你有一个男朋友。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也许你们之间没有太多浪漫，有时候你不会因为他的到来而换上好看的紧身短裤，他也很少会调查你的行踪。当然，放弃约会的表面形式是你们为这样亲密的关系付出的小小代价。至少，那是你们的理论专家会说的。我们的建议是（也许是坏建议）：你们不需要建议，你们正在恋爱，并且沉浸其中，不是吗？

每个秋天,《女性》——这本被喜欢社交型男人和常常刷爆信用卡的女人们首选的时尚杂志——会举行一系列以时尚为主题的盛大庆典。我们以这样的活动作为对广告商的答谢,当然,要感谢他们,没有人真正阅读时尚话题——因为版面几乎全被广告占满了,以至于你找不到文章,尽管如此这本杂志还有四百磅重。晚会通常在纽约举行。去年,我和琪琪免费去了那里,住在梅瑟酒店,并在达西尔瓦诺餐厅享用高级晚餐。但是今年的庆典设在费尔法克斯的“农夫之女”汽车旅馆,无论如何,选择在这种七十美元一晚的小旅馆是为了回归怀旧。至少这里离家比较近。《女性》在这次的时尚活动上启用好莱坞明星为模特,共做了八个版面的宣传,这些女影星也许会来参加庆典,关于庆典的照片将刊登在别的杂志上,这将会使原本已经十分成功的《女性》杂志更成功,诸如此类。

旅馆外面简直是一场灾难,摄影师们争先恐后地为詹尼弗·安妮斯顿和凯特·赫德森拍照。《今晚娱乐》的记者们像通常一样用“多美妙的夜晚”来结束他们对于这场庆典的高谈阔论。那里到处是没有被真正邀请却想方设法要进入庆典的人们。我和琪琪在人群中小心地走,因为我们实在不想被混淆进这群被我在纽约的一个搞宣传的朋友戏称为“火腿加鸡蛋”的人中。这种说法是针对那些在晚会上总是需要超过他食量的火腿和鸡蛋的人。

“姓名?”当我们走到前面时门口的保安问我。

“本杰明·富兰克林。”

随着彼此之间矛盾的升级,我的父母终于在一次抽食大麻的

时候找到了解决他们婚姻困境的办法，毋庸置疑，他们离婚了，家庭生活对他们而言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那个“我没时间开玩笑。”保安说。

我说：“是，但是……我的名字确实是本·富兰克林。”

他看着名册，说我的名字并不在上面，然后转过头去接听一个从耳机中传来的紧急电话。

我丧气地看着琪琪。

——“你告诉他你是谁了吗？”她说。

——“你是《西岸》的编辑，你去和他说你是谁。”

——“不行！”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现在承受不了任何拒绝。”

我指着杂志中一篇享有赞誉的文章在那个保安面前晃动，试图引起他的注意，他不可能再忽略我。

——“你说我不在名册上是什么意思？”我说，“看到这个了吗？”

我打开《女性》杂志，指着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预谋邂逅》，“这是我写的。”

他的视线在杂志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回到我的脑袋上方，我感到一阵巨大的恐慌，它袭击了我：我难道真的无法进入我们杂志自己办的晚会？我真的不是一个失败者吗？我不配得到“允许进入”？他恨我？然后，就像致命的打击来了，保安说，“如果你的名字不在名册上，你就不能进去。”随后他很礼貌但却很坚决地把我推到一边。

妈妈的！

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希拉里·斯旺克来了。她穿着一件透视装的礼服，身后跟着一群娱记（“她在奥斯卡颁奖礼上不是已经穿过那件衣服了吗？”琪琪在我耳边嘀咕），每个人借着这个机会向门口冲去，我们被不停涌进的人流挤着，到处是穿戴着最好服饰的人和被挤在人群中大声叫嚷的保安。就在我们快要被赶出门外时，我们趁乱溜了进去。

琪琪和我正穿过通向酒吧间的花园，我向上看，几百个人在旅馆的露天通道上来来回回。这真是一个“环游世界”晚会——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主题，只匆匆一瞥，我就看到按摩室、小型宴会厅、休息室等等。我的视线朝人群中扫去，想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但是只看到通常在这种场合都能看到的带着同样熟悉表情的陌生人。这里有穿着漂亮的高跟鞋和合身的长礼服裙的来宾，还有穿着剪裁简单的灯芯绒的时髦人士。我还看到一群代理人，他们是下了班直接赶过来的，身上还穿着套装，戴着领带。一些宣传人员还在大厅里边打手机，边朝着身边那些不可能成为他们潜在客户的人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他们和那些像我一样的《女性》杂志作者都看上去无精打采。大厅里还有些男演员，当然，他们希望得到公众的注意，然而，一旦你注意到他们，他们又会装出并不想引起别人特别注意的样子，还有……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我想像着我们的眼里有同样绝望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一个人在说，“我要娱乐，要展示，要被引诱，或要受到震撼，要做一些或任何可以让我在今晚可以不用找个理由离开这所房子的事！”

但是我猜测，所有人，包括我，都将失望。这里有那么多的首映礼，那么多的艺术展，那么多的精品店开张仪式、餐厅开张仪式、音乐派对……你一周中的每晚都可以出去参加活动，但你的内心却深深地感到你根本没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每当我静下来想到这些我试图避免的事情时，总是感到沮丧。也许杰克是对的，所有这些人来洛杉矶都是因为想出名，或者说他们想接近那些出名的人。他们希望自己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名册里，但其实在这份名册中还有一份名册，一份身份特别贵重的人物的名册。同样，在这个派对场所中还有一个派对场所，那就是贵宾室。于是人们又试图上那份名册，进到那间贵宾室。而他们找到的是一群同样遗憾、无奈、空虚的蠢货，正如最初因为绝望而想要高攀的他们自己。直到有一天，你参加了一个首映礼，你走在红地毯上，看到绸绳的另一端站着许多捧着明星们亲笔签名的书的人们，于是你想到自己：我原本也可能是那些竭力为名人欢呼的人，那些多余的、没资格入场的人，那些“火腿加鸡蛋”！但是，现在，我站在这端，这端总比那端好。

说到哪儿了，我认出了柯林，一个热衷于与名人交往的独特朋友，他满脑子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可笑的风尚，并且把这样的活动看成另一个圣诞节。

单个“女士们，你们的生活怎样？”他问。

“棒极了。”我说。

“糟透了。”琪琪说。

“非常成功的晚会，”他点着头说，眼睛在人群中扫来扫去，

“很严谨的宾客名单。”（根本是胡扯——晚会上的人比泰坦尼克号上的人还多！）

“哦，妈的！”柯林接着说，“那是温诺娜·赖德。”琪琪和我看也不朝她看。

“该死！她真是热辣！”他说道，“该死！该死！该死！嘿——你们不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吗？”

“她没有和贝克约会吗？”我脸上的表情暗示着如果她没有和那个摇滚明星来电，那她还让人有点兴趣。

“对了，”他说，“我碰到过贝克一次，他真是个棒小伙子。”

“哦，是吗？”

“当时他正和我的一个朋友在艾莫餐厅吃饭，我们谈论了，呃……大约有十分钟。”

如果你质疑柯林谈论那些名人时说的大话，他就会十分苦恼。这很有意思。于是我故意说：“这么说他很亲切？”

“咳，本，去死！这里有很多我要会见的人，我已经和你们两位打过招呼了，所以——待会见！”柯林重新潜入人群中。

琪琪还想喝杯酒，于是我们又来到酒吧间，苏莎是晚会的赞助品牌，这意味着，很不幸，现在只有龙舌兰马蒂尼酒可以免费饮用，其他的品种必须用钱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带现金（在这个城市，没有人会为他的仆人再多带几个单身朋友）。

琪琪和我要了两瓶免费的酒，在我感到自己有些沮丧时，她咕嘟咕嘟把酒喝光了。我们决定去活动活动。我们先闯进了按摩

室，琪琪在那里享受了五分钟的颈部按摩。我们没有进入响着军乐的大客厅，那里已经被奥兰治郡的人挤满了，我们去了另一层。如果说晚会上还有件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小伙子。并不是说我打算真的去和他们中的谁交谈，我暗地里希望的是有个帅气迷人的小伙子来和我交谈。

我们从身旁一位端着鸡尾酒的女侍者那里又要了一瓶龙舌兰马蒂尼酒，然后朝算命的房间走去。我通常总是避开那些算命的人。因为当他们告诉你你将在一次可怕的游船事故中丧生或将破产之类的话时，你该怎么办呢？但我曾经非常好奇地想知道算命者是否认为我会遇到一个我一直想在这样的场合中找到的人。现在，我知道这样盛大的、公众的晚会不可能是寻觅真爱的好地方。尽管这样，我还是渴望着别人的邀请，希望有个晚上，是的，也许就是今晚，我将受到某人的邀请，接着开始一场感动地的浪漫爱情。

我可以想像得到，杰克一定会很反感这一切，他根本不相信算命——他也会厌恶这样的晚会，当然了，他是个金融规划师。

大约两个月前，杰克和我还住在一起。我们就像已经结了婚一样——虽然事实上并没有，因为我们不想要孩子（不管怎样，暂时还不想要），我们还一起去酒吧与朋友聚会，偶尔也吵吵嘴。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最终会结婚，我们的性生活也是规律而和谐的。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很好。杰克的工作很赚钱，而我又从地方小报转到了《女性》杂志做特约作者。杰克要我搬去他家，于是我们同居了。但每当我我要单独出去会朋友